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蠡目
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

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斂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蠶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子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洪果為經歷官將花帽

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偽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

李全洪果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
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委而不得
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
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
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
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綱客山陽
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黃緣鐸得

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
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
諭意羣豪叙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
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
忠皎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
莒州禽金守富察李家別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
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
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

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全軍至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城金經略阿布哈額布勒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

州擒洪果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瞻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遇珪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

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
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
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立以待金人乙酉全
至渦口值金將赫舍哩約赫德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
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
哈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
而還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哈者金所謂四駙馬也
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

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
宋及漢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
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
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
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
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均所作也秋授林武翼大夫
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

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一月大雨雪淮水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瑋議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

踏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
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
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峒嚴實求內
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
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
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
兵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參政蒙古剛帥衆

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幟遶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馬林兵還青州全所攜

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旺阿布達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珎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

選還涉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
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
受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為矣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
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
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
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
其策珪枝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挾武正

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

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敝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駕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人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航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

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

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
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
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
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
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
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
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
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

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

州以迫林涉間道遣黥胥王翊閻瓊勞林林泣涕道其
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
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
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
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
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
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

咱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
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
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
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
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
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
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
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

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驚也至是喬行簡為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

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再致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為笑國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

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
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
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
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
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
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
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
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

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
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
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
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
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
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
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

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
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
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為備
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
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
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眾揚言自
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竝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
福還楚城使為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

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衆度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

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
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
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
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腫入城與通
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
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王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
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
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

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
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
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我偽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
楊守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
丙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
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同
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
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

而以單騎入侯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
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
文信偽為襄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
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提刑提刑急
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睽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
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
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
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

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
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
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
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
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
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
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
兵還揚州因偽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

城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湏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閔斬數人請

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得制置
邱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已卯晞稷入楚
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
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
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
偽為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金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
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
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

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
不為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
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
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
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朮及將校飲酒
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
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

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紳以告晞
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
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
器庫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
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
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
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
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

王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餽
餞夢玉如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
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
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
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
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
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
赴之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

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松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金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言不報金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金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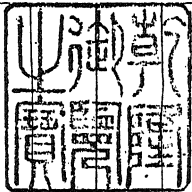
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九百從官攜鐵錢券人五千全攜銅錢三倍許攜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

年春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三月丙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砮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縋城雜採樵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

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
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
謀易帥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閩又見賊勢稍孤意功
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忭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
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朝廷信之
忭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
置使忭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己亥晞稷以戶部侍郎
召未幾出知袁州十一月壬子翔瑋至楚州心知不能

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時青在淮陰瑋恐其移
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瑋素畏全狡亦俾留盱眙
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
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
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
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
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
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

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
乃止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王彛憲

謄錄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六

叛臣下

李全下

寶慶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
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

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逐瑋矣辛卯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拱

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憲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己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翀為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杜來等

為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
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舛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
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四
月辛亥全欲歸于大元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
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相
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大元大元兵
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

階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
互相猜貳不相見福偽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
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
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
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
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
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金
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

燕二百里而阻巨瀼大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伺大元將里資努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鄂勒勸者歸甫甫納之其後鄂勒勸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里資努里資努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鄂勒勸醉里資努而推使投閣幾斃焉鄂勒勸乃佯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人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肿肿大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

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翀及僉
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
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
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
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與翀命
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
往來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要戮之來南望再拜就斃二
妾之入翀及見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

鬻緇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張林刑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閻隙今歸于

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
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
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
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
百人有郭統制者投全次于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
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
彭牒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
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牒輕儇每

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
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
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
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
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
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
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
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

既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恠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恠從之二人每宴恠必徧迨皂隸恠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八月辛酉惠成進燕恠恠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恠往如平時酒半縛恠恠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欸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
之東西域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姍金官惠有加俾專
制河南以拒大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
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
大元大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承制
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十月丙辰
全與大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大元衣冠文
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贖丁巳全

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田成瑤田之昂李英等八人
下獄云非朝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
密與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
又數致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
素推尊相公豈肯為此全亦惡青反覆卒酉與登城南
樓飲殺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襪青妻至盡
殺之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為將徙其半于漣海紹定

元年春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
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
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讒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
宗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趙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
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
大治航艫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黏筏下

江嚴甚朝宗市鉛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
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
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
路七月壬辰全使衍德提兵三萬如海州乙未全及楊
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八月全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
邀擊敗走小哥珪子也遂奪青崖齒據之九月全歸海
州治舟益急驅諸齒人習水十一月全至楚州全山東
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

錢糧往往貿貨輸大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
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
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
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
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六月全資淮安牛馬驗趙五嘯
合亡命雜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九月全往漣海視戰
艦陽言歸東平蔡方士許先生未幾還嘗燕張國明等
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

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報復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瑋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二月壬寅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度江分兵徇通泰以趨

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馬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大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賄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

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
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庚午水陸數萬
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皆遁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
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
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曾玠李易入山陽求楊氏裏言
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
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柝聲諾全言于
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今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

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鄭損損辭通判揚州趙璪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黏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璪夫以大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

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柰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

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
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
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
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
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
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
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蔡
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金子

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叅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
刑賞軍國之大枋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
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
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
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
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
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
富以嘯集傳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

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為畏已犬吠主
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敢攘於鹽邑繼掩襲
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洊食貪婪無厭
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
容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
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僉議堅一意以勦除
蔽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
氓期洗沈寃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

脅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
條式孚羣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
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見占城壁者州除防
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
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
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
用雖與逆全管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垕于世珍
雖為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

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來歸當與赦罪海州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畧亦為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墩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閫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

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
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
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
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為笑既浚勝決新塘水
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
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
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
日礲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礲夫

亟遣劉易即全壘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璫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迓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蹙之全得距堙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邦傑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為乃舍濟僉判廳入郡

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既入鞭衍德曰我計
先取揚州度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
江其可度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
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
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
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全隔濠立馬
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戊辰張璉戴
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

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崔福力戰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丁勝王鑑于俊擊走之褒兵萬人至真州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為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桑青力戰城中俱不知

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金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

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甲午全兵

千餘犯州城東門城中出兵應之全即引去乙未李虎
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
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
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遣統制
陸昌孫舉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
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
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
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
賊與大戰別遣虎顯廣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
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賊
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
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
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
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
道遇于俊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

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謂
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
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
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閩易國明
沮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
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恠之時
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
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大元宣差宣差激

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
誥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褫服焚之歎曰國
明誤我淚下如雨投淚就坐彊歡有胸山于道士者老
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
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
死今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
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
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

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

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
寤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
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
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
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
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並殺三十餘人
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
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聞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

為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
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
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
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
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
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
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
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新塘骸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
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
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
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遊士
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
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甲寅善湘來攜
師二月命胡頴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
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又遣趙楷往稟廟算三

月庚寅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余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于玠犄角取鹽城癸巳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庚子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砦玠擊却之癸卯遣總轄韓亮戚永昇率多槩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丁未亮破賊于崔渭己酉范蔡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壬子玠整敗賊將王國興于岡門斬首千級四月丁巳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范勝趙興破賊砦于壽河拔

農民脅從者萬家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
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甲子子才自他
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庚辰舟師過
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丙戌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
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者
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
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虐至是洩憤無
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

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
五城餘址賊始懼己亥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
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銳陣左右救乃勝楊
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
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
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
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
請降可乎眾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偽計

議馮均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
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
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
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
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來欵我于歸鄭衍
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其副統軍
許奕萬戶烏凌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
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

故而難於陰絕遣王貴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漣水壬戌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詔贈三官全

子壇

宋史卷四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七

世家一

南唐李氏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讜午各挾智力擅為封

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
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旣俘李氏納
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償北漢
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
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
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
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
作列國世家

南唐李景本名景通後改為璟避周廟諱後改為景父
昇吳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有
傳景十餘歲以父任駕部郎中諸衛將軍後唐天成二
年溫卒昇遂專吳政昇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拜兵部
尚書參知政事昇出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事知內外
左右諸軍事頃之亦赴金陵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
吳禪國號大齊改元昇元僭帝號居金陵自云唐宗室
建王恪之後下令復姓李氏國號唐封景吳王諸道元

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昇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
尊母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用宋齊丘周宗
為宰相郊祀天地天福末遣其將祖思全何洙侵福建
漳泉之地漢乾祐初李守貞以河中叛潛遣舒元楊訥
間道求援於景景命其將李金全郭全義出師應之金
全以聲勢不接初不願行景固遣之至沭陽聞守貞敗
乃還周廣順初景又遣其將邊鎬平湖湘尋復失之顯
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進圍壽州太

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
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為附庸未幾又
遣其臣孫晟王崇質奉表獻濠壽泗楚光海六州之地
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大破景軍於紫金山
降其將朱元克壽州冬又克濠泗二州五年春改元中
興未幾又改元交泰是春周師克楚州又進克揚州將
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之地畫江為界稱臣於中
朝歲貢土物數十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上表稱

唐國主世宗答書用唐報回鶻可汗之制云皇帝恭問
江南國主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其使景又上言世宗
請傳位於世子冀世宗賜書勉諭之乃止景既失淮南
之地頗躁憤惡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徵吉皆殺之六
年十月冀卒命御厨使張延範充使吊祭建隆元年太
祖受命卽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繼來
降周成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歸二月景遣使
貢絹二萬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景又貢銀五千

兩為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遣其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正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繒帛片茶為貢每景及錢俶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景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口馬三百疋橐駝三十以為常制是年親征李重進駐蹕廣陵遣其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蔣國公從鎡朝行在所又遣其戶部尚書馮延魯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

樂上壽又貢金銀器金玉鞍勒銀裝兵器及錢銀綾絹
皆有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原
多故盧文進李金全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江淮
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
高祖入關詩頗有窺覷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浸以
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舫戰艦於京城之南池景
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偽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
又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獻平

南策景聞之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
衙校景乃安終以國境蹙弱不遑寧居遂遷於豫章上
遣通事舍人王守正持詔撫之俄而景卒其臣桂陽郡
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
吊祭贈賻絹三千匹子煜又遣其臣馮謚奉表願追尊
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孝皇帝廟號元宗
陵號順陵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本名從嘉少聰悟喜讀書屬文

工書畫知音律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景始嗣位以弟齊王景遂為元帥居東宮燕王景達為副元帥就昇柩前盟約兄弟相繼中外庶政並委景遂參決景長子冀為東都留守後又立景遂為大弟景達為齊王元帥冀為燕王副元帥冀鎮京口周師征淮吳越圍常州冀部將敗之景達屯濠州兵劬遁還及割地後出景遂為洪州元帥封晉王景達撫州元帥立冀為太子景遂尋卒數月冀亦卒乃立從嘉為吳

王建隆二年景遷洪州立為太子監國是秋襲位居建
康改名煜立母鍾氏為聖尊后以鍾氏父名恭章故也
妻周氏為國后遣戶部尚書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
器二萬兩紗羅繒綵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曰臣
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蔭
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
繼傾懇悃上告先君固匪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
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

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
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掩丁艱罰遂玷纘承
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
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
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旣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
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
匪邀名旣嗣宗枋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
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

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
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
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隣於敝土近似
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卽自嚴部曲終不先
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宸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
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
使遠臣得安危懇太祖詔答焉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
貽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會昭憲太后

葬煜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貢三年詔煜
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
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
犒師脩貢其大慶卽更以買宴為名別奉珍玩為獻吉
凶大禮皆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吊乾德
元年煜上表乞呼名詔不許二年又詔江北許諸州民
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權
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饑特

弛其禁三年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開
寶四年又以占城閻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上又遣弟
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為貢且買宴其數皆倍於前是
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
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又上表
請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
門下省為左右內使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
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

官號多所改易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為常
太祖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是歲煜又貢
米麥二十萬石雖外示畏服脩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
募兵潛為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使來
朝煜但奉方物為貢六年賜米麥十萬斛振其飢民七
年秋遂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興師致討以宣
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
南東道節度潘美為都監煜初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

其弟從鑑及潘慎脩來買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又破其衆二萬於采石磯擒其龍驤都虞候楊收等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

營之議者以為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脾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王師渡江煜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又以徐溫諸孫元楸等為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連巨筏

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
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暮夜人
秉一炬來攻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獲其將帥
悉佩印符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
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彬軍圍城又
命左拾遺知制誥李穆送從鎰還本國諭以手詔促其
降會潤州平煜危迫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奉方物來
貢手書奏自以來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俄復遣鉉等

入貢仍乞緩師又不答但厚賜遣之初從鎡之還詔諸將罷攻城而煜終惑左右之言猶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太祖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實申吊伐

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携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

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
驟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
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為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
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
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
封違命侯召升殿撫問妻周氏封鄭國夫人又以其子
神武右廂都指揮使仲寓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宣州
節度使從鎰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江州節度使從謙為

右領軍衛大將軍神武統軍從度為左監門衛大將軍
神武左廂都指揮使從信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姪戶部
尚書仲遠為右驍衛將軍刑部尚書仲興為右武衛將
軍禮部尚書仲偉為右屯衛將軍宗正卿季操為左武
衛將軍殿中監仲康為右領衛將軍殿中少監仲宣為
監門衛將軍仍賜其弟姪宅各一區太宗卽位始去違
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
詔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

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從善字子師偽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

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泰寧軍節度兗海沂
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時太祖平劉鋹將召煜入朝故
授從善節制仍賜汴陽坊甲第一區煜手疏求遣從善
歸國優詔不許七年推恩將佐以掌書記江直木為司
門員外郎同判兗州衙內都指揮使兼左都押衙崔光
習為右千牛衛將軍衙內都虞候兼右都押衙子再興
為右千牛衛中郎將並同正又封從善母凌氏吳國太
夫人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

上將軍出為通許監軍四年卒年四十八子仲翊大中祥符初賜同進士出身二年復召試除楚州推官累遷殿中丞坐事免次子仲猷景德中特錄為三班借職

從誦本名從謙偽封吉王後降封諤國公隨煜歸朝為右領軍衛大將軍遷右龍武大將歷知隋復成三州上表改名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求外任以本官充武勝軍行軍司馬月給奉錢三萬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舉士

季操昇從父弟偽江王暹之子也從煜入朝後為右神武將軍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出為單州都監歷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大中祥符四年卒

仲寓字叔章少聰慧能屬文多才藝偽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大將軍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猶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迨十年為政寬簡部內甚治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特補供奉

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為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產以贍之

舒元穎州沈丘人少倜儻好學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通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詣河中謁李守貞與語奇之俱館於門下守貞謀叛遣元與訥間道乞師江南江南遣大將軍皇甫暉等率衆數萬次沭陽為之聲援會守貞敗元與訥留江南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為李

平元事李景歷江寧令駕部員外郎文理院待詔嘗坐
事左遷世宗征淮南諸郡多下元求見言兵事景大悅
遣率兵攻舒州復之卽以為團練使又平歷陽景以元
為淮南北面招討使周師圍壽春景以其弟齊王景達
為元帥率兵來救以陳覺為監軍總軍政元素與覺有
隙覺密表譖元於景信之立遣大將楊守忠代元元憤
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
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為妻子死哉元聽之將其

衆歸世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
以為檢校太保蔡州防禦使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宋
初從平李重進改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巡檢使與節帥
不協誣奏元為同產妹婿宋玘請求事得釋詔元復姓
舒氏開寶五年為白波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二年卒年
五十五特贈武泰軍節度元辯捷強記治郡日或奏其
不親獄訟事多寃滯太祖面詰問之凡所詰元必具誦
款占指述曲直太祖甚嘉歎之子知白知雄知崇知白

至作坊使知雄初補殿直雷有終薦授供奉官廊延路
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知白嘗奏事太宗語及之卽
召出授西京作坊副使泉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
道歸嵩陽舊隱復為王嗣宗李元則所薦授供備庫使
歷知棣州麟府廊延鈐轄又知處州復求入道面賜紫
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獎乾興元年卒
年八十一知崇累歷內職至供備庫使嘗為廣州鈐轄
河北安撫副使卒知白子昭遠大中祥符五年任大理

評事因對自陳改大理寺丞賜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韓熙載字叔言雒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舉進士名聞
京洛父光嗣為平盧軍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
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卽位誅光嗣熙載奔江
南歷偽吳淞和常三州從事李昇僭號為祕書郎令事
其子景於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熙載
自言受昇知遇不得顯位是以我屬嗣君也遂上章言
事切直景嘉納之又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

為宋齊丘馮延巳所忌昇將葬以熙載知禮令兼太常
博士時江左草創典禮多闕議者以昇繼唐昭宗之後
廟號合稱宗熙載建議以為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
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
號稱祖以為昇興既墜之業請號烈祖景由是益加恩
禮擢知制誥熙載性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晉天福
末中原多事江南方盛其臣陳覺馮延魯建討福州師
敗而還景釋不問罪熙載與徐鉉同上疏請寘于法覺

延魯宋齊丘之黨也熙載為齊丘所排貶和州司馬語
在徐鉉傳久之召為虞部郎中史館脩撰拜中書舍人
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及煜襲位
卒行其議以熙載為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
勝其弊熙載頗亦自悔熙載善為文江東士人道釋載
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
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
生徒雜處煜以其盡忠言事垂欲相之終以惟薄不修

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卽路煜留
之改祕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頃之如
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
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事謚
文靖葬於梅頂岡謝安墓側命徐鍇集其遺文熙載才
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遣
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為韓夫子顯德中熙載來朝廷歸
景問中國大臣時太祖方典禁兵熙載對曰趙點檢顧

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太祖登極景益重之頗以文章自負好大言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安李昇僭號立子景為太子謐與兄延已俱以文學得幸及景嗣位累遷至中書舍人晉開運末閩越大亂景

遣謚與諫議大夫陳覺乘傳安撫謚遂矯詔發數郡兵
攻福州及敗引佩刀自刺親吏制之不死長流舒州會
赦敘用復為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江南以揚州為東
都命謚副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謚髡髮為僧匿于佛寺
為官軍所獲世宗釋之授太常卿賜與甚厚數年拜刑
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
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而卒子伉歸中朝
與兄儀侂並登進士第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晉頌時人

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藩郡皆有治跡咸平三年知福州卒特賜錢十萬錄其子玄應同學究出身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子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陳喬韓熙載徐鉉等共薦於景為祕書省正字直崇文館煜襲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未幾知制誥為內史舍人有李平者本嵩山道士楊訥依河中帥李守貞漢乾祐中守貞反遣訥與舒元乞師江南守貞敗訥遂易姓名江南以為員外

郎遷衛尉少卿蘄州刺史戶部侍郎平好神仙修養之事動作妖妄自言常與神接佑亦好神仙遂相善二家皆置淨室圖神像常被髮裸袒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撓未幾而罷佑自以為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為朋比將謀反叛又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澄為樞密使小校侯英典禁兵煜

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煜手書教
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
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面目以
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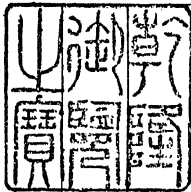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父蔭為軍校父死
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入為諸
軍都虞候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
繼勳尚少遂為大將質產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

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衄繼勲欲煜之
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蹙弱姪紹傑亦以繼勲故
為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電繼勲
又密陳滅亡之兆偏裨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
者輒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闕城為宋師
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
驚懼知為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勲從至宮煜乃責其
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巒

割其肉頃刻都盡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周惟簡饒州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煜召為國子
博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煜
求能使交兵者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
召為給事中與徐鉉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
惶恐反言曰臣本居山野無仕進之意李煜強遣來耳
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事寧後願得栖隱太祖許之江
南平以惟簡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開寶九年上書

述前志求解官蓋不得已非其心也改虞部郎中致仕
以其子繕為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
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仕官非有詔召無
求對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
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